

## (VII) 最后的献身 Ultimo dedication

“你只有一小时时间，法比扬先生。”狱警将他带进一个狭小的房间，屋子里只有一盏灯，却相当得亮，记者法比扬·麦高万坐在桌子的一端，看着端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杀人犯，他的眼神里泛着空虚，如同麦高万此前所见过的许多死刑犯一样，但又有异常之处。麦高万只知道他是杀死了保罗·扬科维奇的那个杀手，而托马斯·埃尔伯约可能也只知道迈高万是那个记述了这起谋杀案前因后果的记者。尽管知道事件可能已经结束，在另有要事的日子来到黑十字监狱可能会略显匆忙，但是他还是来到了这间房间，与即将迎来死亡的死刑犯对话。

“托马斯先生，按照我的理解，是您叫我来的，您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想当面告诉我，而不是通过警察，对吧。”麦高万此时注意到犯人的眼睛是冰蓝色的，迅速地将他的容貌写在了速记簿上。

“是的。”托马斯略显冷淡地说，“我该从哪儿说起呢？我的‘父亲’在我三岁时就死了，但我的母亲说，那不是我的生身父亲，我与母亲在美国四处漂泊，最终我母亲在暗杀组织‘蔷薇’栖身，那时我才知道我的母亲，原本是一名冷战特工，而她也告诉了我，我的父亲是克格勃的精英，我的出身几乎注定了我要像他们一样，在阴影中度过接下来的人生。”托马斯注视着桌子的下方，白色地板上中的黑色十字。

“我长大了，我的天赋开始显现，但我的母亲却日益衰老，她在一次任务中被 FBI 废掉了双腿自那之后，她就郁郁终日。终于有一天，我与她在酒后畅谈，她与我说，我要代替她去俄罗斯前赴她与父亲的约会。我问她我的父亲叫做什么，她叹了一口气，说，保罗·扬科维奇。”

“什么？！也就是说？——”法比扬惊讶地站起来，托马斯眼角沾红，流下了浑浊的泪滴。

“像我这样背负着无数人命的罪犯，在没有组织的任务时，出国简直是天方夜谭。唯一的机会很快到来，几个月前，一位以色列高官颁布了对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悬赏令。”

“我向上级请示，他笑了，她说并不是所有的悬赏任务都是要完成的，人生不是游戏。”

“他说，过去，有一位克格勃的传奇特工，在他还很年轻时，曾卧底南斯拉夫的美国大使馆。但他为了不沉湎于大使夫人的温柔乡之中，主动地离开了。但是那位夫人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她始终没有放下与克格勃的邂逅，哪怕是在四年后她亲夫去世之后，哪怕是在双腿残疾，自知此生，再也无法与他见面之后……”

“他让我放下，不要像我母亲一样，沉湎于过去与幻想会毁了我的人生。然后我说，我曾经为他做过如此多的事，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任我自我毁灭吧。”冰蓝色的眼睛逐渐混浊，像天幕上的黑洞。

他想问他的父亲，他后悔吗？他愿意接受自己这个儿子的存在吗？如果可能的话，愿意回到美国和自己与母亲成家庭吗？球场里人声鼎沸，但托马斯只能听见指针在表上旋转，时间快到了，普京很快就要从

“是莫斯科！莫斯科中央陆军！攻入了绝杀球！阿尔沙文头球破门，在莫斯科中央陆军的主场，击败了贝尔格莱德红星！”杀手听着这报幕之声，将大衣内的手枪上膛，过一会，再过一会，很快了。

突然，他察觉到身后的一个老人正看着他，老人的视线直指他端在风衣里的手，老人看见了！但此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走进了他的射程。他甩开风衣，拔出手枪，用左手食指扣动扳机。但是就在关键时刻，他的手抖了一下。

枪声打碎了欢呼声与咒骂声，球迷们四处逃窜，第一枪只是命中了普京的左肩，他不会因此而死，他正欲再度扣动扳机，老人迅速地跑向他，将他从背后扑倒。杀手眼睁睁地看着普京走进总统套车。

“不！”托马斯用枪抵住老人的腹部，“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他扣动扳机，老人仍压住他。

“我只是想见见我的父亲，想要拥有一个家庭，凭什么我连这都不配？”沙溪之鹰的号鸣刺痛二人的耳膜。

“凭什么我这一生就一定要生活在影子里！”托马斯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仍不放下枪。

“因为你！”杀手最后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永远见不到我的母亲了，我要你下地狱，下地狱……”泪水随着最后一声枪声散开，杀手的眼睛瞪着老人的眼睛，像是两个剑斗士在笼中作困兽之斗。

“瓦妮莎？”老人的唇颤了一下，抖出了一个名字。杀手母亲的名字，他们终于看清彼此的冰蓝色眼睛，眼神中充满惊恐，原先想要说的话，都溶解在悲剧的浪潮里了。都来不及了。

“我不恨你啊，父亲。我不恨你！”托马斯向着老人惊叫着，老人的呼吸越来越浅，嘴角抽搐着，仿佛又想哭又想笑。

警备人员终于来到，托马斯将沙漠之鹰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之时才发现已经不剩一颗子弹，自己这一生所有的愤怒，都被自己倾泻到了自己素不相识的父亲身上，最终这怒火毁灭了自己的父亲，毁灭了自己。他们将失魂落魄的托马斯铐住，他看着垂死的扬科维奇，看着那张自己早就该认出来的脸。

老人也看着托马斯，扬科维奇的眼角流出鲜血，向一旁正在徒劳地为他实施急救的医生一字一顿地说道：“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他们全没有听见，只有我听见了那声音，那可微弱的‘瓦妮莎’。那一刻我与父亲四目相对，我看着他那双在母亲的叙述中温柔又坚毅的眼睛。上帝啊，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从万里之外到。只想见一面我的父亲，却逃不脱俄狄浦斯的诅咒，杀人机器最终将悲剧的结局，带给了他。”托马斯对法比扬说道，他正用左手捂住自己的脸，泪水从指缝中流出来。

“时间快到了，我要走了，扬科维奇先生。”法比扬走向大门，将速记本收进了口袋。

“大抵您有些急事吧。”托马斯看向低着头正欲离开的他，他回过头去。

“是的，我要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就在今天下午。”法比扬脱下帽子，向托马斯了一躬。

“请替我……与母亲致以沉重的哀悼。”托马斯赤色的眼球颤抖着，支支吾吾像是在恳求。

“我会的，再见了，托马斯先生。”法比扬关上门，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手帕，抹去了他极力隐藏的泪花。他走进回廊，看见铁签子所包裹的那密闭空间中，看向他的那无数个绝望的眼神，他不敢在这里久留。他走到黑十字监狱的门口，回过头去，黑十字监狱仿佛一个在深灰色大地上矗立着的巨大墓碑，四面环绕着衰草枯杨，却没有献给死者的鲜花。

法比扬坐上车，转动钥匙，他要在一小时内从城市的东郊行至西郊。冰冷的雨点敲打着挡风玻璃，它们的轨迹在灰色的天幕上抹上白色的线条。世界显得越来越柔和，像铅笔画一样，硫磺色的大楼和巴洛克式的高塔逐渐在天际线的尽头浮现，不过多久就在记者的耳边呼啸而过。他实在焦躁难忍，便打开了收音机，调频到FM 102.1，放的是披头士的《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他的眼前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幕影子，他逐渐不再确定自己究竟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直到他远远地看见站立于土路尽头的白发老人，和他身后小丘上的白色棚屋。

“孩子，你来了……别哭，哭什么啊？等你到了中年之后，你就会习惯参加葬礼的，我们都是这么习惯的。”白发苍苍的伊万·佩珀颤颤巍巍地走向走下车的法比扬，手执一根黑色的拐杖。二人走向远方的棚屋，却发现只有几个老人坐在屋中，对着扬科维奇的遗像又哭又笑，然后开始抱怨，抱怨现在的世道多么的不成样子，抱怨普京一点也不懂得感恩。

“当年我们还年青的时候，还是很酷的。你现在大抵要嫌我们这帮只会抱怨当下追忆过去的老头烦了吧？”佩珀笑了笑，法比扬注意到他们俩上次见面之后，老人少了两颗牙齿。

“怎么会？话说您的牙齿去哪儿了？”

“前两天掉了，不过我也不怎么用得上它们就是了。我年轻时就喜欢喝粥，现在么，更喜欢了。”佩珀军士苦笑了一下，随后坐到一把木椅上，从口袋里掏出烟和打火机。

“太冷清了。”法比扬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四处张望，总感觉脊背上有一股凉意，随口说了一句。

“嗯？”佩珀放下手中的烟，抬起头，看向法比扬。

“扬科维奇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人，他是为了拯救国家总统而牺牲的，他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个国家。他的葬礼不应该如此凄凉，人们起码应该记住他。”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没错，但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吗？”佩珀突然激动起来，用锐利的眼神看向法比扬。

“怎么不是呢？”

“如果你对于伟大的定义并不包括个人的充实，那就请忽略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归根结底，保罗是一个空虚的人，从小没有感受过父母亲的爱，也没有能力去爱别人，他逃避一切需要展露内心深处的交流。早在大学时他就与我坦白过，他唯一活下去的方法便是躲在一个名为‘宏大叙事’的世界观里面。这就是他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的原因，但是这也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他是一位传奇，他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优秀，但我们都是比他更好的人。”伊万·佩珀抬头看向墓碑，痛心疾首地说，“我爱保罗，但我不敢确定保罗是否爱我。保罗了解我的一切，我却至死对他一无所知。”

“这墓碑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姓名。既没有注明他是谁的父亲，也没有注明他是谁的丈夫，连他是谁的孩子也没有。就仿佛他毫无凭依地来到这个世界，又突然毫无凭依地离开了一样。”法比扬也看向墓碑，故意回避了老人先前说的话，“太凄凉了，真的，太凄凉了。”

“我们都会这么凄凉地死的，早也好，晚也好。”佩珀站了起来，拿起一个破旧的黑色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碟片，放在黑胶唱片机上。“大家听完这首歌就走吧，时候已经太迟。”

从开头管风琴的声音里夹杂的几分杂音中，法比扬听出那是平克·弗洛伊德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老人们闭上眼睛，享受着长达八分半钟的演奏，并在人声出现时，一同哼唱。

“这首歌仿佛就是为他而写的，走吧，孩子，我们都该走了，就把他和悲伤留在这里吧。我们还有各自的生活要去奔赴。”法比扬伸出手，想要去搀扶老人，但老人只是笑了笑，婉拒了他的善意。

记者在给稿子署上名字之后，合上了笔记本，他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但他每每闭上眼睛时，他总感到一对冰蓝色的眼睛在看着他，在提示着他有什么事不对劲。

就这样吗？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吗？他拉开窗帘，和每一个现代人一样在感伤之时从一模一样的窗格，望向被都市灯光掩盖的繁星，看向街道上流动的人群和车辆。人们向着相反的方向行着，行向明天，尽力忘却遥不可及的过去。他听见风穿过电线杆时发出的哀鸣，像是用合成器模拟出的管风琴的声音，它所传递的这份悲伤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了，但或许每个人都或迟或早地要经历。他回忆起，那对蓝眼睛中反射出的自己的影子，像纸片一样单薄，比瞳孔还要空虚。

或许一切重新归于圆满的那个时刻的到来，自己要等候一生，正如扬科维奇在死前才学会爱一样。他忽然想到什么，于是他重新打开笔记本，显示屏的蓝光打在他的脸上。

他想象波浪中颠簸的孤舟，月光像琉璃瓦一样散落在地上，天空仿佛在枝桠与木叶间偶尔闪现的碎屑，山间充满泥泞的行路……在酒精的麻醉下，他心中的百结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梦与记忆挽成一串在电子屏幕上闪烁的无意义的话语，他舒服地陷入了麻木之中。

沅月 Lafcadia

2024.5.25